

後漢書

冊五

後漢書卷八十八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虞傳蓋臧列傳第四十八

虞詡傳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武平故城在今亳州鹿邑縣東北酈元水經注

云武平城西南七里有漢尚書令虞詡碑題云祖父

經爲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

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其子定

國卒至丞相前書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其父于公

立祠其門閭壤父老方共脩之于公曰少高大閭門

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決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

必有興者至定國爲丞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

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

後漢書卷八十八 列傳 中華書局聚

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早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

奇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

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

漢官儀曰脩字伯游襄城

也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

役方費事不相瞻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

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

將兩無所保護者咸同詡聞之乃說李脩曰竊聞公

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

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舉而棄之涼州旣棄卽以

三輔爲塞三輔爲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

彥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

說文曰彥傳言也前書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

出將秦時鄒白起頻陽王翦漢興義渠公孫賀傳介

子成紀李廣李蔡上邽趙充國狄道辛武賢皆名將

也丞相則蕭曹魏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

郗韋平孔翟之類

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

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

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

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席卷言無餘也前書曰雖雲徹席卷後無餘災也雖

賁育爲卒太公爲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

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瘡也

瘡也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

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

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四府謂太尉司徒司空之府也九卿謂太常光祿衛尉廷尉太僕太鴻臚宗

正大司農少府等也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

子弟皆除爲冗官冗散也音人勇反外以勸厲答其功勤內

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

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爲郎以安

慰之鄧隲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

傷詡後朝歌賊寧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

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詡曰得朝

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

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字稜

伯威援族孫也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

詡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詡譟之知其無

能爲也譟當作籌也朝歌者韓魏之郊韓界上黨魏界河內相接犬牙故云

也郊背太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敖倉在滎陽解見安紀而青冀

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城臯斷

天下右臂右臂喻要便也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

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闕而已闕與礙同

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

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

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詡爲饗會悉貰其罪使入賊

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

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爲幟幟記也續漢書

曰以絳縷縫其裾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

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

遷武都太守引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乃率衆數千

遮詡於陳倉嶠谷詡卽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

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

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

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孫臏爲齊軍將與魏龐涓戰使齊軍入魏

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明日爲三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

半矣事見史記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前書王吉疏曰古

者師行三十里  
吉行五十里

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

珍傲宋版印

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  
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  
弱吾今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

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

赤亭故城在今渭州襄武縣東南有赤亭水也

詡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  
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彊弩共射一人

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  
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

一作西

郭門入貿易衣

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  
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  
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  
占相地執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

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

致一

廣雅曰僦賃也音子救反僦五致一謂用五石賃而致一石也

詡乃自將吏士

案行川谷由沮至下辯

沮及下辯並縣名沮今與州順政縣也下辯今成州同谷

縣也

沮音反

數十里皆燒石翦木開漕船道

續漢志曰

十餘里有峽中當泉水生大石障塞水流每至春夏輒溢沒秋稼壞敗營郭詡乃使人燒石以水灌之石

皆坼裂因鑄去石也以人僦直雇借傭者於是水運通

遂無汎溺之患也利歲省四千餘萬詡始到郡戶裁盈萬及綏聚荒餘

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增至四萬餘戶鹽米豐賤十

倍於前

續漢志曰詡始到數石千鹽石八千見戶萬三視事三歲米石八十鹽石四百流人還

歸郡戶數萬人足家給一郡無事

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

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

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

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詡上書自訟曰法禁者俗

之堤防刑罰者人之銜轡

記曰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

以舊防爲無用壞之者必有水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

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

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

○劉敞曰案上文三公劾詔則此當

爲也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卽以尸諫耳

韓詩外

府也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退不能進彌子瑕不肖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

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

瑕而退之徙殯於正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

堂成禮而後去也取詡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

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

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

震爲樊豐所譖

死而書奏防流涕訴帝詔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

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

示遠近之歐刀刑人也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

乃相率奏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

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

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史記天官書曰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也

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

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

已趨就東箱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

阿母求請阿母宋娥也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

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

顓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  
 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  
 或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  
 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  
 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  
 守令因以聚斂詔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  
 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匆匆不絕謫罰吏人至數千萬  
 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  
 錢給貸貧人走卒伍伯之類也續漢志曰伍伯公人  
 自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文官  
 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  
 所典領率皆赤幘絳繡卽今行鞭杖者也此言錢者  
 令其出資錢不役其身也○劉歆曰注街走卒又赤  
 幘絳繡案後漢志街下有司一里字又云絳繡字誤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  
 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詔章切責

州郡謫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

縣令之枉

寧陽縣屬東平國故城在今兗州龔丘縣南也

積六七歲不省主

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

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

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駁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

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戇之人不足多誅帝

納詡言咎之而已詡因謂諸尚書曰小人有怨不遠

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

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人何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

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郡七八或一州無人

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議多見從用詡好

回曲也

數以此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

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書令以

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  
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  
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  
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傅燮傳

傅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

靈州縣也

本字幼起慕南容

三復白圭乃易字焉

家語子貢對衛文子曰一日三

王肅注云玷缺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

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一日三復慎之至也身長八

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聞所舉郡將

喪乃棄官行服後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

劉

敬曰案嵩傳此

一少將字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旣行因上疏

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

左傳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戡擣戴

大臨龍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

也八元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

魏黃巾亂於六州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

此云六州蓋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

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尅黃巾雖盛不足爲

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

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闡豎弄權忠臣

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

甫始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

器韓子曰冰炭不同時而至也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

甘茂對秦武王曰昔曾參之居費魯人有與曾參同

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人其母織自若也

又告之其母自若也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懼

焉見史記也

市虎成於三夫

援傳見馬

若不詳察真偽忠臣

將復有杜郵之戮矣

白起起與應侯有隙構之秦昭王免起爲士伍遷之陰密行出咸

陽西門十里至杜郵使賜劍自裁見史記案杜郵今咸陽城是其地鄠元注水經云渭水北有杜郵亭也

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

殛音紀力

反殛亦誅也

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

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

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

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

續漢書曰燮軍

斬賊三帥卜己張伯梁仲寧等功高爲封首

靈帝猶識燮言

識記也音志

得不

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郎會

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司

徒崔烈以爲宜棄涼州詔會公卿百官烈堅執先議

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燮廷辱

大臣帝以問燮燮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

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

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冒頓匈奴單于名也前書

曰季布爲中郎將單于爲書嫚呂太后呂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將軍樊噲曰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

將皆阿太后以噲言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

萬衆橫行匈奴中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

酈商別定隴右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武威酒泉置

張掖敦煌謂之四郡劉歆等議曰孝武帝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

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燔羌裂匈

奴之右臂燔羌案高當作隔今牧御失和使一州

叛逆海內爲之騷動陛下臥不安寢烈爲宰相不念

爲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

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

說文曰衽衣衿也

士勁甲

堅因以爲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

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

朝廷重其方格

方正也格猶標準也

每公卿有缺爲衆議所歸

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執金吾

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

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

其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答

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

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

憚其名不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

一作封

出

爲漢陽太守初郡將范津明知人

○劉敞曰案文明當作名聲之誤也

後明雖可通但前舉燮孝廉及津爲漢陽與燮交代合